

“幸福花”开放的地方

郭学福

华家源，一个位于壶峽镇的小村庄。初次光临，道路、小屋、流水、风车……静谧中带热闹。游客频繁出入，每到一景，心情也是步步高升，都有不同的感受。惬意、舒适、境优、人美，给人的第一感觉。

岳父时不时停下脚步，安排全家照个全家福；岳母抱着几个月大孙子让他瞧瞧东、看看西，十足就是一个导游；大姐一进景区就感叹“这里人真富有，每家每户都住别墅”；二姐像是着了魔，每到一处都要拍照，妻子说她“臭美，真自恋”；小树苗(吾儿)的舅舅和二姨夫和我三个大男人就负责安保工作，眼睛既要浏览美景，又要照看几个小屁孩，一心两用真不是一件好差事。

小树苗很不听话。我游览的步伐紧跟着他的脚步。他时而走走这、走走那，完全进入忘我状态。游客们看到他的状态，停下来看着小树苗，把他也当做华家源的一处景色。小树苗不认生，看到拍照的游客偶尔也闯入他人镜头。一位阿姨笑着说：“来来来，跟我走！我拿好吃的给你。”小树苗会用哀求的目光看着我，我只是笑着跟他说：“谢谢阿姨！”他似懂非懂地不知道我

是答应他跟阿姨走还是反对，一扭头又跑到他处。

华家源的道路宽敞干净。道路边有青草、有篱笆，小径通幽处之感油然而生。青草不茂密但很精神，随风耳语，似乎向我们倾诉：“城里人真会玩，你们来对了地方啦！”篱笆里的鸡鸣时而也放声歌唱，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我漫步在富有生命力的道路，也情不自禁掏出手机，拍下照片和视频，用现代科技记录这冬季的馈赠。

华家源的房屋静谧优雅。白色的墙体和青青的瓦房透露着古雅的芬芳，闭上眼睛，就能闻到。远处直立的几处别墅型的房子，引来路人的赞叹：“建设的真美真好，村民真富！”

走着走着、看着看着，不免脚步有点犯困，口中有点干渴，别怕！“农家乐”的招牌就是你的救命稻草。走进来，挑一个你喜欢的角度，向村民说声：“来杯茶，解解渴！”村民老板很高兴，心中升起一丝喜悦“生意又来啦！”随后，他会详细地说说当地的故事、当地的名人、当地的风光……滔滔不绝但游客并不反感，因为旅客怎么会忍心打断这热情的村民义务地讲解呢？

华家源的村民勤劳淳朴。农家乐的老板的义务解说就是印证。他们的成就有目共睹。他们遵循“勤劳致富，自力更生”的理念，创造了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奇迹，把当地的传统产品夏布发往祖国的各个角落。在那里，游客可以看到“匠人”的手艺，游客可以领略夏布的文化，游客更可以撸起袖子和当地村民“一起加油干！”

或许，你是一个过客，会在美景当中迷失方向，不宜着急。问问池塘洗衣的农妇，她会告诉你如何走出这美景。村里的小孩更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站在路口，打闹着、互戏着，仿佛告诉游客，这里的景色美，但童真和童趣依旧没有过时，也让人难以忘怀。

时间被迷人的景色瓜分。许多意犹未尽的一家人依依不舍地上车，告别华家源，口中嘀咕着：“下次，同学聚会就选择来这里……”温暖的太阳普照华家源，为美丽的华家源姑娘披上了一件更加迷人的彩衣，把她最好的才艺展现在游客前。

如果世上有一种花，我愿意命名为“幸福花”。这种花在华家源的各个角落勇敢、自信、绚丽、踏实地绽放，耀眼而夺目。



油菜花开了

潘栋/摄

梦中的女孩

戴璐

梦中有位可爱的女孩
双眉更胜那含烟的星海
一千次写下她的名字
却迟迟不见她的到来

多少个日夜痴痴等待

朵朵浪花滴滴溅开
千般情爱不知她可曾明白
我要把心中的芳草地留给她

——梦中的女孩

在孙子的教室前想起的……

刘瑛

昨天老伴有事，接孙子的任务就落到我头上。因为去得较早，我就站在教室后门角落里等了几分钟，眼看着老师在多功能的黑板上推拉自如地操作着，耳听着那悦耳动听的讲解声，再看孩子们在那窗明几净的教室中，端正地坐在那上蓝下黄的一色课桌上认真地听讲，思绪不禁漂移，四十年前的一幕幕渐入脑海中……

1977年10月，我毕业于上饶师范广丰五都普师班，分配到大石十字弄中心小学任教，先是到大石公社苏塘小学代了两个月初二语文，到1978年的春季，才正式入住入教十字弄中心小学。

该校位于广丰到五都的中段左侧马路边，曾经是一个寺庙，一边三直房间，我的房间大概六平米左右，在大门进去左侧第一直房子的里头，中间用泥砖砌成半截墙，在外面隔开了大概有1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是一年级的教室，黑板就靠在我房间的半截隔墙上，三根方料，一横两竖连在一起，一米高处突出两根墩头，搞点凹槽，用小木板钉成一个单人床板大小的大块板，涂上黑漆，一块黑板就成功了，等黑漆干了，往黑板架上一放，就可以操作上课。这样的黑板利少弊多，好处是移动方便，弊病就是一写字会震动引起笔画不稳，木板缝隙处会裂开脱漆，无法写字，黑

板架脚容易绊倒人，而且面积小，写不下多少内容。

教室大概有五排桌凳，所谓桌子，就是用木板钉成三四尺长，一尺宽的桌面，下面用土砖垫起来的，三条一连，形成一排。中间一桌，两头相搭，一排四堆土砖，可坐六个人。全教室大概摆放了四五排桌子，凳子是学生家里自带的，小板凳、小椅子，形式不一。

这样的教室，没有窗户，光线很不好。学生出入极不方便，教室只有左边一个门，一条通道，学生每排六个，全部靠在右面，往往是最里面的学生要出来最为麻烦。一次下课进房间有事时，看到好几个同学，可能内急，左窜右跳，左边的同学一下没起来，他们就往后往前钻，把桌板撞翻了，把土砖也撞倒了，其中一个同学被板子压到手，在那里直哭直闹，据说这样的事例曾经发生过好多次，后来就把每排三条板用铆钉钉连在一起。那时我心里就一直在想，啥时可以像图上画的一样在窗明几净的正轨教室里哪怕是上一节课也无悔无憾了。

由于场地不大，好像十字弄本校只有小学一年级、五年级，初一初二几个班，离本校一公里远的叶家有二、三、四年级各一个班。校本部留有六个老师，四男两女，三个公办，三个民办，挤在一个十多米的

房子里办公。叶家有两女一男三个民办老师，他们的家就在近处，所以在自己家里备课。

那时星期六要上半天课，每个星期上五天半的课。我一个星期有27节课，七节五年级的数学，三节初中的物理，副科是五年级的政治、体育、唱歌、美术，初一的体育、唱歌、美术，叶家三四年级的美术、唱歌。虽课时杂乱并多了一点，但和知青当赤脚老师时一个教室有五个年级的复式班相比，那感觉就好多了。

学校拿了两本厚厚的信笺给我，我正反面备五年级的数学，反面备初中的物理，还有一本正面备五年级的政治，反面备两个年级的美术课，中间简单地备初一年级的乐理知识，怕上课时找不到，往往要折几张书签做个记号。

记得第一次备五年级的数学课，觉得太容易了，“刷刷刷”没有熬夜，只用了一点晚修时间，就把一个星期的教学内容备完了。第二天去上课时，又是“刷刷刷”稀里哗啦，在黑板上就像画符一样，按照教学常规的基本套路，全程走完，就算一节课完成。遇到学生吵闹，一揪揪到班主任那里，自己做甩手司令。如此，脱了组织教学这一环，你讲得再好，学生不怕你，不给你听。可想而知，效果如何？

这是一个流行离别的年代，只是我们很难学会从容。途路杳迢，时光铅重，曲曲折折平平仄仄难以洒脱不堪重负，丝丝缕缕纠缠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不是风花雪月，无关新词强愁，总有一些感伤猝不及防，如楚雨凄风迎面盈袖，如穿肠毒药销魂蚀骨。总有一些痛楚莫名侵袭，在夜阑人静时分，在灯火璀璨街头。

耳际频闻故人去，眼前唯见少年多。过去的一年，一些耳熟能详，甚至伴我们成长的身影与名字一一离去。霍金、李敖、安南、单田芳、布仁巴雅尔、臧天朔、师胜杰、李咏、金庸、常贵田、常宝华、二月河……相见怎如不见，甚至来不及相见，便已告别。甚至匆匆间，新年甫至，林清玄先生亦随风远行。再回首，罗京、傅彪、高秀敏、赵丽蓉、张国荣、汪国真、古月、罗文、陈逸飞、柯受良、陈晓旭……此去经年。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下次你路过，人间已无我。70年代生人，不舍年轻，难言老去，却凭添一段扰纷，一段迷茫。食一碗人间烟火，饮几杯人生起落。这个时代仿佛已经背负太多，不由己地渐次淡出，渐行渐远。

陌生人，有没有人像我一样，点起一支烟，烟气氤氲中，一首曲子重复地播放，分不清庄生是蝶，抑或蝶为庄生，随着旋律起伏跌宕连绵不绝，不觉泪湿眼眶怕人寻问，或起舞弄倩影，或策马天山外，或落花人独立，或听雨僧庐下。只是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年华易老，四季倥傯，红尘来去一场梦。朱颜辞镜，物是人非，争来争去一场空。这伤逝的其间，犹如曼陀罗之惑，让激情消散，让麻木滋长。浮世苍生，聚小离多，悲欣交集，贪得一场镜花水月，终得一场曲终人散。

噫吁嘻，田园将芜胡不归！心为形役，抖落风尘。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时光清浅，岁月静好，一蓑烟雨任平生。唯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愿你良人相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归去来兮

江南